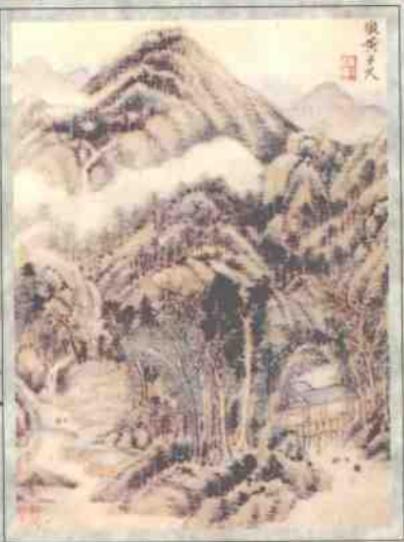


诗

词

冰壺集

十人联珠集



□ 李亮伟 / 著

之

学苑出版社

友

冰 壺 集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壶集 / 李亮伟著.-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8
(十人联珠集 / 张脉峰主编)

ISBN7-5077-0623-0

I . 冰… II . 李… III. ①古体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词 (文学)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2142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普林特燕青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32 开本 4.5 印张 80 千字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1.60 元

序

徐 红 火

月初，亮伟寄来《冰壶集》词稿，承他的不弃，索写序文，这着实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是一个笨人，脑笨，想不出惊世骇俗的观点；手笨，写不出振聋发聩的论文；口笨，说不出皆大欢喜的语言。因此，说话为文都难免有些不合时宜，只好写一点离题文字，聊以塞责。好在《冰壶集》词章在焉，又有谭朝炎君为之作注，词中滋味，读者自会明白，无须多言。

1980年至1983年，我给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九级同学讲授古代文学课，学生中就有李亮伟。亮伟质朴忠厚而好学深思，与我颇为投缘，逐渐由师生而成师友，交往颇为密切。我喜欢钓鱼，曾在星期天不止一次约李亮伟、周兴盛去嘉陵江支流磨滩河垂钓，傍晚归来就在我家烹鱼饮酒，纵谈文坛轶事。其乐真趣，至今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的这种举动，在当时在今日恐怕都会被某些正人君子视为“出格”，但本人总是我行我素，恶习难改，后来还多次带研究生去钓鱼。日子久了，难免消息外泄，所幸至今无人追究。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话想来不错。我也曾中学起开始写诗，大学时开始填词，累计至今不下二三百首。但由于资质鲁钝，缺乏才华，所作往往是诗无神韵，词

少意境，特别是在思想境界上很难达到发表水平，只好秘不示人，‘自我欣赏而已。亮伟则不然，抱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宗旨，在勤学不懈的同时，纵游名山大川，将所见所感发之于词，自非为文而造情者可比。更为难得的是，《冰壶集》载词百篇，大都合律依腔，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小令清新，长调雄健。仅此一点，就是某些高呼突破词律“束缚”的“改革派”们难以企及的。填词就得像词，否则干脆去写自我陶醉的新诗。

文如其人，一点不假。《冰壶集》中词也像它的作者一样，处处显示出忠厚之情。一百首词都显得那么温柔平和，这实在难得，至少我就绝对做不到。记得几年前我曾写过几首打油诗，不慎外泄，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重庆诗词》发表了，其中一句是：“而今万物皆曰假，唯有贪官个个真。”居然有人读后拍手称快，但我确实胆战心惊了几天。像我这种不懂含蓄的人，永远当不了诗人、词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一个教师而言，最感喜悦的莫过于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捧读《冰壶集》，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1999年11月30日

写于重庆缙云山下

李亮伟词浅论

谭朝炎

《冰壶集》是亮伟多年来词作的积累，如果这一文本就是晶莹的玉壶，那么，玉壶之中便盛着词人冰清透明的赤心、玉洁跳荡的诗情与博大的挚爱。

词这样一种文学体裁，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今人要驾驭好这样一种古典的形式，真切地表现个人情志，是极不容易的。作者为什么要戴着这样一副“脚镣”来舞蹈？看来，作者不是附庸风雅为着品玩这一国粹，就其原因，大约有两点：其一，作者是研究古代诗词的，故而对于词这种形式，有了颇为深透的把握，于是词的固有形式对表现的束缚便悄然冰释；其二，怕是词这种形式，是极富表现力的。较之新诗，它更为短小精悍、委婉含蓄而格局整饬，最宜表现一时之感发。词，别是一家，实在是无可替代的。

《冰壶集》是一部真正的词作集，即便将它并陈于古人词丛，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其自成一家。

《冰壶集》辞章，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之人生命之感发，而不局限于何种题材，其表现域是如此的宽广。从这个意义上说，或可称其“以诗为词”。词发展至今日，凡诗之题材，皆可为词之题材，早已是不争的实情。而《冰壶集》又不失词之特质。且让我们走近冰壶，作一番随意观。

发思古之幽情，凸现文化传承中的裂痕或整合。

词人为寻灞桥柳色，追寻春风拂柳的旖旎光景，却眼见“长河泣竭，原田伤瘦，杨柳枯桩如冢”。灞桥这个曾经是人情表现最出色的地方，由于今日“红尘逐利”，乱砍滥伐到没了人情，春风因之绝种！词人连一块文化的碎片也俯拾不得。词人的悲叹，将人情、私欲、环境保护、生存空间关联，其问题的症结与严重不是值得人们深思么。（《鹊桥仙·长河泣竭》）

“书阁无踪，岩扉有处”，词人凭吊荣州宋代读书阁，遗迹依稀可辨，而当年兴学之风不再。一边是楼堂馆所中歌舞达旦，挥金如土，一边是破落校舍外老母辛勤拾禾，以供养孩子上学。还有驮渡学子的石龟，述说着当年兴教的胜景。词人在作无声的呐喊。（《踏莎行·荣州王氏双溪》）

身处现代社会，人会经常处于拥挤、疲惫、烦躁不安之中，可使人心暂时宁息的自然与人文的胜境，能否再寻？词人寻至虞氏村庄，“山色开窗得，溪声入户闻。风摇影动即松筠，芳草绕边村。”这里曾经是古代社会的一处“桃源”，如今依然是旧时山色，旧时溪声，旧时姓氏，“昔者名虽没，今人姓尚存”，虞舜之治的纯朴祥和与现代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相整合，“卡拉 o k 数儿孙，尽谓舜之民。”真能如舜民之乐，则天下治也。词人赏月王家，“明月临东岭，幽篁胜辋川。云溪流素且沦漪，横过小楼边。友议思清绝，朋樽兴未阑。一声寒吠起村前，桑塔纳人还。”词人并不把新旧两种文化形态割裂分陈，而是让它们水乳交融，令人向往。（《巫山一段云》）

依山托水，道出自家人生态势。

酷爱自然，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登山临水，寻幽揽胜，

饱游饫看，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观照山川形态之美，考察历史、地理文化，感受风土人情，认知社会，结交朋友，感悟人生，落拓出自家胸襟来。在商品经济的时代，试问今有几人？词人竟至给学生开出一门《山水文学》的选修课来！

词人“三上峨嵋”，乃正月初二，人家在围炉酒宴欢度新年，而峨嵋山正大雪封山的时候，“六出萧萧万景迷，群峰积素似琼肌，青崖一蹙小蛾眉。才怪白猿松下立，忽惊红豆雪中思，殷勤撷得几粒回。”（《浣溪沙三首·三上峨嵋》）这种绝妙的美感体验，寻常实在难以得到的。月夜登华山，“天地任他行客过，山水留余昼夜看”（《破阵子·与友人月夜登华山》），多少意兴在！词人屡次过三峡，“人生走水下江陵，最发一腔豪兴”，一种真实诱人的人生体验；山水多情，慰藉人生，“两岸峰鬟列送，一江波影随行。”足不出户之人，那会有如此风雅；惊险之后，“南津关外宿芦汀，天澹云闲浪静”（《西江月·三峡放歌》），未尝不是一种哲理。词人游普陀山，“山海之观何壮哉！洪涛涌金砾日来。天风吹转磐陀石，法雨弥飞搏浪崖。山永峙，水无涯，人生褊隘只堪哀。直将心放蓝天下，自纳风雷万古怀。”（《鹧鸪天·游普陀山》）人生如是，则宠辱不惊也。

著名词论家叶嘉莹教授在读《冰壶集》词稿后，给亮伟的信中云：“得山水之胜，韵致清远，极饶雅兴。”以叶先生之为人、名望，此言绝无虚美；以叶先生之学识，此评殊为中肯。读者读词之后，自会以为然。吾人读《冰壶集》，便有山谷老人谓摩诘所云“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的感觉。“素渌明漪，苍苔秀卵，藻动鱼移。红叶滩前，屏山澄翠，渡水人稀。鸡声上绕云崖，向林薮、谁家借栖？问梦青莲，谢公宿处，喜未行迷。”（《柳梢青·剡溪》）笔致

优美简练，把山水描绘到如此清纯美妙的地步，痴迷到何种程度。情与景的交融，分不出是美景净化了人心，抑或人心净化了美景。词人是长期研究山水文学的，这种山水之爱，在现代人来说，十分的纯粹，它既不象古代失意文人以为逃世的归所，亦不是风雅高标的依托，而是山水美学长期积累、时至今日高度完善的心理接受。为了追寻山水，词人不惜移家几千公里。“自谓平生澹荡人，看山看水自由身。”因了“水眼山眉”的江南，而“举家东送江归海”，置原有的现成利益不顾。词人特意在《鹧鸪天·答周静赠诗》中用到宋人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词意，王观有“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之劝，词人现在确乎定居江南了。

《冰壶集》中，有的山水词，粗略一读，会误以为词人寻踪古人禅意。细究之，则不难发现，其“禅意”已大异于古代诗词禅意的旨趣。《采桑子》（微风抖落珍珠颗），写山中夜宿，不自觉听到微风过处，露珠滴落，声音琅然如玉，清越悦耳。心之恬静，体察到滴水弹空山的幽邈。既是琅然之音可闻，便是山之幽极；山之幽极，便是心之怡然空寂；心之怡然空寂，不着意求之而得之，才是一种美仑美奂的体验。这不禁令人联想到王摩诘“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句，似乎都是一种静寂的观照，而词以“月入闲窗人自眠”一句出现，便觉前面三句非有意识观照，而是无意中得之，是有异于王摩诘的着意说禅的，因为摩诘接下来就作禅悟说：“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词作者则无意去作一番刻意的禅说，生命之感发自蕴其中，这已就是禅了。词的下阙“幽花无限开还谢，耳畔啼鹃，梦里清猿”，又使人联想到王摩诘诗：“寂寞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尤当词的“浪在遗筌古岸边”句出，更

觉词作者无刻意求于山水自然。作者置身其间，消融其间，物我无间，晏然体逝。词的意境，是不同于旧时代的以禅入诗的。今人或可谓之禅悟？它是词人——今人的一种恬淡超然的心境，一种可出可入的人生态势。

这种可出可入的人生态势，在《行香子·山中度夏》中，亦可得到佐证。词人描绘出一幅超然世外的明丽山水长卷，“茅屋藤桥，碧水红桃。依磐石、蓑笠逍遥。松阴俏倩，山影迢峣。有樵为邻，泉为酒，蚌为瓢。”心境恬淡若此。读者千万不可误认作山中的隐士，标题提示我们是“山中度夏”，身在尘世，偶入山中，便有此番澄澈之心。下阙“策藜归径，荷月如鳞。北窗下、款取清箫。数竿修竹，半室琼瑶。”既是一种生活情致，一种心境，又是一种审美之境。“爱醒时风，醉时雨，梦时邀”，可入世，可出世，不胶滞于一端。有超然物外的心境，才有自由欢畅的逍遥游。

《冰壶集》中的词不乏婉约之风，而山水之作常常表现出豪放通脱之气。《六丑》（卧吴头楚尾）极具代表性。旅舍客满，索性露宿舍外，枕流于浔阳江边。这恰好睡在了“吴头楚尾”。仰望星空，形骸颠倒，飞升苍穹，天人无间。实在是“枕石漱流，吟咏缊袍，偃息于仁义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的超然境界。词人神思浩渺，时空已经没有界限：与不可知者相期，又乐得此刻梦眺匡庐的云杪、瀑布，还向鄱阳湖掬回“渔舟唱晚”的“清妙”，访问周敦颐的“爱莲”，白居易听曲的琵琶亭……，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万物”的境界。

重于感情，厚德博爱，玉壶冰心。

词人乃是性情中人，举凡亲情、友情、乡情、人际交往，乃至自然界之一花一木，人世之一事一物，皆给与极大的关

怀，厚德载物。是真性情，绝无虚假。“一片冰心在玉壶”，恰是最好的象喻。《水龙吟》送我回蜀探亲一首，亲情乡情友情汇于一词中，道尽我心中事，又何尝不是词人心中事。非有如我等之经历者，不能知其蕴藉深厚。《东风第一枝》（胥岸高楼），亦道乡情、友情，浓得直教人入得词境而不欲出来。屈原的《湘君》、《湘夫人》，写一对恋神相约不遇的悲哀，感染得诗人今日仍为之惋惜不已，竟要再作哀词，这便是《蝶恋花》（绿苇凄兮），一样地揪扯人心。人情的淳厚，是词人所热情讴歌的，如《浪淘沙·渔港人家》、《南歌子二首》（傍水人家好）等。《清平乐》词，八月既望日寄蜀中友人，“寄语友人月下，今宵万里箫声”，空明的月光里，“箫声”穿越了空间，氤氲着多么深广的情谊。我们看到，《冰壶集》的这类型情，是升华了的一种博大的泛爱的胸怀，一种美德，一种操守。词心与爱心融为一，达到至高的境界，纯洁无比。读者读这类词，自会觉得真情跃然纸上，无纤尘之染。

以史鉴今，善于融会贯通，才情丰沛。

咏史言志一类词，往往从游踪入笔，表现词人对历史的沉思与评判，富于深刻的思想。《浣溪沙·过居庸关至八达岭望月》，由古代征战引出话题，表现词人的战争观。一切征战都是不惜杀戮的。封建王朝的稳固，正得之于屠戮杀伐。“今挂千年关上月，曾临万户梦中人，惜将心境赏清莹”，而今关上千干净净的月亮，曾经照临横陈的尸骸、千家万户的哀伤，目睹过不干不净的人世。龙廷、“功臣”终为粪土，关山明月的清辉，才是恒久的，愿人们永远以美好的心境去欣赏它。《谒金门·山海关》内容与前一首相呼应，指斥那些欲借战争求得功名的狂徒，不过是“白生场梦呓”。《浪淘沙·奉节八阵图》，谒八阵图故址，引出对史事的沉思：“无处问刘禅：

没听啼鹃？弃人人弃理昭然。天地人心同一证，故垒图前。”刘禅一问，问得妙极，“弃人人弃理昭然”，点睛之笔。天地人心是最公正、最可靠的史证。

《莺啼序》（人寰慢嗟困辱）与《大酺·河姆渡》二首，为咏叹史前、远古文化的篇章，这里姑且也归入咏史一类。前者取材新颖，构思奇巧，补屈原之《天问》，“寄吾之意耳”，一唱三叹，低回吟哦，仰天长问。恐龙公墓的形成，是“天灵怒殛”？是“馋饕宴罢狼籍地”？是“鬼子屠城”？三种意象叠出，暗示出天人兽同质。当“沧海桑田，‘奇观’复作，竟已成儿戏”，自然界的“渺茫踪秘”，有谁去探究？词人进而想到，群龙中“温驯厚重，憨诚斋素”的一类，竟与“獠牙利爪横无惧，啖腥膻、弱肉供强噬”的一类，“一朝尽沉砂渍”。白垩纪时代也罢，今之人世也罢，原来都是“善恶相生”，善恶莫辨，而终归于毁灭。给人怎样的启示呢，作者不强作解人，读者自去思索罢，作者的友人不是从中感悟而得到了人生苦难的解脱吗。真得《天问》作法之三昧也。《大酺·河姆渡》与前者相对应，则是描绘了新石器时代先民劳动生息的和平美丽的图画。和平与劳动，带来了载歌载舞、富足愉快的生活，“吹陶埙击壤，唱年丰岁稔”，“绕夜半篝火，舞牛尾罢，木瓜相认”，人们歌唱生活，追求爱情，原始而朴素。

“凝情方一瞬，数千载、开眼频惊问”，当原始人民从“凝情”中醒来，他们惊奇地发现人世巨变，不过也找到了传承他们的文明的基因，尤其是“人约黄昏”。此词构思妙绝，把我民族的发展壮大、生生不息如此富于情趣地表达了出来。

追思贤哲，寄托人格观念。

词人经过屈原的故乡，落月、流萤，仿佛是屈子孤独的灵魂还在游荡，执著、痴迷；曾经振振有辞、自以为是劝屈

原在浊世中随俗俯仰的渔人，对此羞愧无言。楚王煊赫的王权、巍峨的台榭，统统都坍塌了，只剩得雨打浮萍；而蕴含屈子伟大人格的香草，万古流芳。《南歌子·船过秭归》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倡明峻洁的人格。

这里，还要特别述及《柳梢青·谒黄宗羲墓》。中国古代士人，作为社会阶层，其性质是依附的，人格是不独立的。士与王权叠合、勾结为士大夫阶级。像黄宗羲这样恪守人格尊严、真诚率性的知识分子，实不多见，是独树高标的。他晚年反省自己的人生，自谦“平生虽无善状”，确实“亦无恶状”，于是临死便有一颗坦荡的心胸。“死真无苦矣！”《柳梢青》正是对这种人格操守的认同和激赏。

黄宗羲临终留下遗嘱，遗体就穴安葬，不用棺椁。于是本词中写道：“要它棺椁何为？纵铁铸、还如薄纸。”苦心经营自己的人，反而不能生活，所谓“生生者不生”（《庄子·大宗师》）。有了这种萧散旷达，“以天地为棺椁”者，视棺椁为囚室。所以“身是青山，种梨种橘，且由人去”。黄宗羲的学术，确已在人间“兴文兴利”，这才是人的不朽。此词不独在评说古人，有远旨，我们能读到主体的情感与人格观念。

以上，仅就《冰壶集》的某些篇什在思想内容上作了简要分析，兼及立意、构思等艺术特征。此外，《冰壶集》艺术上还有许多特征，如语言自然流畅，优雅淳厚；对偶多见精工之句；使事用典熨贴，常于不知不觉之中化入，毫无斧凿之痕；不独学一家，善于融浸，刚柔相济；风格多样化，或明丽雅秀，或闲淡清空，或沉郁厚重，或含蓄朦胧……，纯为婉约者、疏旷者、豪放者，或兼而有之者，皆备于一集。下面，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谈谈。即今人作词，《冰壶集》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启示，是不能忽略的。概括如下：

今人作词，有三种素养不可或缺。

第一，是对词这样一种古典艺术形式的深入研究与把握。既然是词作，就得按照词的规范——词格的要求创作。《冰壶集》计词作 100 首，使用词牌就有 55 种之多，从令词到长至四叠的调式皆有（《莺啼序》为词中长调之最），除了有个别字平仄不得已破格外，都严格地遵循词格。当形式已经不再是表现的障碍，而是一种必需，词的创作才是从必由进入了自由境地，词的形式才成为艺术魅力显现的载体。反之，“填词”如果是刻板地“填充”，捉襟见肘的就范，“填”则填已，“填”必苦矣，最终得到的只是词的框架，没有摇荡人心的词情。

第二，词的创作，历来离不开学养。这不同于新诗的创作。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乃抒情之作，固尤重内美。”内美在意蕴、词境，要长，要深。意蕴、词境的造成，除了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还因为使事用典这样的手段。诗词之使事用典，犹浓树之藏花。但不宜过于生僻。学养丰厚者，为表情达意，信手拈来，意趣盎然。《冰壶集》中赋比兴之运用及遣词造句之功力自不待言，使事用典丰富而熟稔，顺乎志，达乎情，是为理为情而用事用典；使事用典到化境，常常让人初读时难以觉察，语言自然畅达到妙合无痕；细审时，方觉包蕴无穷。而词的含蓄蕴藉、要眇宜修，即往往依赖于此。

第三，词作者必须要有一颗词心。如果说前面两点是侧重外在形式，属于客体论的范畴，则第三方面就是主体论了。驾驭客体的是主体，词作者就是“词人”，有的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词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他都应该具备。所以学者不一定都能成为词人，不一定都能填好词。况周颐《蕙风词话》

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是善于感发、富于性灵的词心找到了词这样一种形式，将词心附载其上，而不是相反。当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结合，词这种形式，就象是冰雕的框架，一旦词心的阳光照耀，形式便消融。读者不读形式，只会去读一颗跳动的词心。《冰壶集》的词心即是这样的纯粹。

优秀的词作，具备了以上三种基本素质后，便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素质，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出来。依据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之理论，人，利用符号，创造文化，人是符号的人。词这种形式，也是一种符号。当一个词人成为“符号的人”之时，他的创作才具有了一种人类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冰壶集》这一文本，令我们在解读时，对它显现之文化价值有了如上的认识。

1999·蒹葭之秋 于宁波

目 录

序	徐红火
李亮伟词浅论	谭朝炎
浣溪沙三首	
一上峨嵋	1
二上峨嵋	1
三上峨嵋	1
眼儿媚·游流杯池	3
浣溪沙二首	
初荷	4
夏荷	4
浣溪沙·自凤翔之渭南	5
鹊桥仙(长河泣竭)	7
夜游宫(曲水池边宴兴)	8
浣溪沙(日暮瓜洲古渡头)	9
江城子(友人指点古扬州)	10
浣溪沙·瘦西湖夜步	13

浣溪沙·闻门候钟	14
虞美人·灵岩访古	15
摊破浣溪沙·游西湖	17
天仙子(临取西湖观画轴)	18
满庭芳·登北固山多景楼	20
一剪梅(柳絮亭风漾小筠)	22
凤凰台上忆吹箫·自贡王爷庙秋思	23
浣溪沙·清明蜀中民风	25
画堂春·江南	25
水调歌头·中秋	26
南浦·峨嵋月	29
望海潮(鄂王而下)	31
西江月·辋川访右丞故里	33
破阵子·与友人月夜登华山	35
浣溪沙·竹海此君亭	36
风入松(峡中红萼自芬芳)	37
莺啼序(人寰漫嗟困辱)	38
鹧鸪天(和日柔春忆昨年)	40
沁园春·过夔门	41
浣溪沙三首	